

拜伦政治讽刺诗选

审判的幻景

爱尔兰天神下凡

邱从乙译

青铜时代

邵洵美译

Byron
The Vision of Judgement
The Irish Avatar
The Age of Bronze

拜伦政治讽刺诗选

[英] 拜伦著

邱从乙 邵洵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字数 83,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10188·165 定价：0.45元

出版说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法国大革命已失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加紧镇压苦难深重的人民，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怀着饱满的政治激情，以笔为武器，针对着反动统治阶级以及歌功颂德的无耻文人，连续写下三篇檄文般的长诗：《审判的幻景》、《爱尔兰天神下凡》、《青铜时代》（1821—1823），形成一组优秀的政治讽刺诗。把它们介绍过来，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欧洲斗争形势的了解，并使我们看到了这种政治斗争在当时英国文坛上的反映；拜伦在讽刺诗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对我们的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这三篇讽刺诗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文艺界的一场辩论密切结合在一起，往往牵涉到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的种种活动，我们今天读来，可能会发生理解上的困难。因此由译者作了较详细的注解，并在每首诗的前面附了“题解”，介绍当时的写作背景，希望对读者会有些帮助。《青铜时代》的译者、老诗人邵洵美先生不幸于十年浩劫中故世，该诗的“题解”系编辑部撰写。

目 录

审判的幻景 ····· 1

爱尔兰天神下凡 ····· 71

青铜时代 ····· 85

注 解 ····· 131

审 判 的 幻 景

魁维多再生作

拜读《瓦特·台勒》的作者同名诗
《审判的幻景》而浮想联翩

邱从乙译

题 解

1817年，英国反动的湖畔派诗人骚塞访问瑞士，回国后就散布诽谤性的谣言，说拜伦在国外生活放荡，不道德。1818年拜伦写了《唐璜》的《献辞》，在这首被雪莱称之为“苦艾和铜绿的混和物”的《献辞》里，拜伦对这位变节投靠，卖身求荣的湖畔派诗人挖苦得淋漓尽致。拜伦写信给他的出版者说，“……他（骚塞）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说谎者。……你可以把我在这儿说的随意公开——特别可以让骚塞知道，我把他看成，并且要公开地讲他，是一个卑鄙龌龊，说谎成性的流氓；我要用墨水来证明他是这样……”虽然这篇《献辞》被压住没有发表，但是骚塞已经听说拜伦的意图，于是采取攻势。

1820年，英王乔治三世逝世，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便写了挽歌《审判的幻景》(A Vision of Judgement)，来歌颂一个企图恢复专制、绞杀一切进步事物的国王的灵魂升入天堂，加入圣徒之列，而诅咒那些以威尔克斯和坎涅斯为代表的和英国统治者进行斗争的进步力量。这首诗正如拜伦所说，“其毫无顾忌的献媚求宠，其麻木不仁的寡廉鲜耻，其变节求荣的无可容忍，其亵渎神明的伪为虔诚竟到了这样骇

人听闻的地步！”但是骚塞的穷极无聊和荒谬绝伦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以卫道者自居，在他的《审判的幻景》一诗的序言里向以拜伦、雪莱为首的年青一代诗人——革命浪漫主义者发动猛烈的攻击，说他们“背叛人类社会的最神圣的法规……以一种腐蚀灵魂的道德上的病毒来感染别人！他们所创立的诗派可以正当地称之为恶魔派……他们以一种傲慢不逊和目无法纪的不虔诚的撒但精神为其特征。”在骚塞看来，这个“恶魔派”是力图以阴险手段来摧毁国家的道德和政治基础的。

拜伦的这一次回击是模拟骚塞的《审判的幻景》，创作了他自己的《审判的幻景》，对前者加以辛辣的嘲弄。这首摧毁性的讽刺诗打中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要害，这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看出来：1821年10月4日拜伦将手稿寄给他的出版人墨雷(John Murry, 1778—1843)，但是墨雷迟迟不敢出版，其他的伦敦出版商也都不敢接受，直到第二年10月15日，这首诗才在受到拜伦赞助的《自由主义者》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出来，但是出版人亨特(John Hunt)由于这首诗“诽谤已故国王陛下(乔治三世)和渎犯当今圣上(乔治四世)”而受到法律起诉并被判罚金！

拜伦的讽刺杰作《审判的幻景》叙述英王乔治三世驾崩，天使们(拜伦说天使都是保皇党)护送这位国王的灵魂

来到天堂，刚刚到达天堂的门口，弥尔顿式的英雄撒但从后面赶来了，想夺回乔治三世的灵魂而投诸地狱。正当危急关头，天门忽然敞开，走出了大天使迈克尔，于是迈克尔与撒但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灵魂的争论，撒但声称：

他一向是自由和自由人死硬的对头。

迈克尔便要求撒但传召证人作证，撒但挑选了威尔克斯和政涅斯两个人的灵魂前来对质。刚刚对质完，一个名叫阿斯莫德的魔鬼（这个魔鬼专门拆散人间夫妻）挟着反动的湖畔派诗人骚塞出场。这位愚蠢可笑的桂冠诗人便在天国的法庭前朗诵他的歌颂乔治三世升天的六音步诗《审判的幻景》，顿时全场哗然，鬼、神、连乔治三世在内都不能容忍这首诗的平庸，于是天使振翅高飞，魔鬼逃奔地狱，天国的守门人圣彼得举起金钥匙把这位桂冠诗人击落尘埃，而乔治三世便趁着一阵混乱溜进了天堂。

拜伦的讽刺诗的意义在于：它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和私心的报复，它乃是当代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剧烈斗争的产物。拜伦在《审判的幻景》的序言里写道：骚塞“尽可以写六音步诗，就象他写过一切其他的东西一样，本作者毫不介怀——只要这些诗写的是别的题材。但是企图把一个死去的君主置于圣徒之列……必然会招致

反对……他的王朝有好多年都是从事于对美洲和爱尔兰的战争，更不用说对法兰西的侵略了。”可见，拜伦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反动的湖畔派诗人骚塞本人，而且主要地是针对临御大不列颠六十年的自由的“第一号敌人”乔治三世，乃至整个英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乃至镇压各国人民起义的全欧的“神圣同盟”。

撒但是拜伦诗中主要人物，这个形象脱胎于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中的英雄；在拜伦的政治讽刺诗里，撒但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不仅是反抗天上暴君的威权的英雄，而且是直接地、面对面地谴责人间帝王的控诉人。所以，拜伦笔下的撒但不仅令人想起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叛逆的英雄，而且令人想起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的弥尔顿本人。拜伦的撒但在天国的法庭上谴责英王乔治三世的慷慨陈词无异于弥尔顿为反驳反动的法国学者萨尔马修（Salmasius, 1588—1653）的《为查理一世辩护》而写的《为英国人民辩护》那篇震动全欧的政论文。撒但的雄辩剥开了乔治三世的“居家的美德”的外衣，从而揭示了他的真面目：一个压迫千百万人民的专横的君主。他的侵略和奴役比之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无逊色：

从犯罪和杀戮的血腥史乘的瀚海中——

从师承恺撒的无数弟子中，就拿
最残暴的皇帝来说，其王朝也没有
他那样为白骨所堆满，为碧血所浸透。

撒但传召两位证人威尔克斯和玖涅斯出席天国的法庭对质。在骚塞的诗篇中，他们在天国门前处于狼狈不堪的地位，这完全篡改了历史面貌。而拜伦的描绘则正确地反映了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日渐抬头，但是这个力量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派却不能进入议会，因为当时的议会操纵在企图恢复君主专制的反动派手里，其选举制度极端腐败；十八世纪末叶，许多新工业区没有代表，而许多农业区因圈地的结果几乎成为无人之地反而继续享有代表权。这样的选举区（被称为“腐朽的市邑”）的少数选民，不难想象，是极易收买的，而这样选出的议员便也可以收买。于是，当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急进分子不能不对这种腐败制度展开尖锐的斗争。威尔克斯的竞选和《玖涅斯信件》的发表，这两件震撼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重大事件，正是反映了这样的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时写道：“当年，汉诺威王朝由于同北美殖民地作斗争而得救，避免了一次英国革命；这次革命的征兆就清楚地表现在威尔克斯的呼声里

和玖涅斯的书信里。”^①

威尔克斯和玖涅斯在当时各以其不同的方式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大胆的冲击，拜伦在诗中把这两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威尔克斯在天上也从事竞选，因为他差不多终其一生都在忙于竞选活动，在竞选时，他向国王的权力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他的斗争是一杆“明枪”，而玖涅斯的斗争方式则相反，是一枝“暗箭”，他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和真实姓名，使当时的统治阶级束手无策。

在拜伦看来，玖涅斯代表了人民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呼声，是人民群众抗议精神的化身。统治阶级枉费心机地想追捕《玖涅斯信件》的作者，殊不知只要反动统治阶级存在一天，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便不会停息和死亡。当然，拜伦花了很多笔墨着意渲染的这两个人物还不能说是真正维护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玖涅斯的秘密斗争显然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威尔克斯一旦坐稳了议会的议席，马上就掉转过来反对民主运动，因为人民运动显然越出了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争取改革的斗争所规定的界限。

乔治三世在天国受审时也自有他的辩护人，这个辩护人就是反动文人骚塞。可是这位辩护人诗才之平庸，人，神，连他的被辩护人乔治三世，都不能容忍：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但他在六音步诗第一行上就深陷泥泞，
那些患痛风的音脚寸步难行。

拜伦在他的早期讽刺诗《英国歌人与苏格兰批评家》中就曾对骚塞的诗歌加以无情的嘲笑。拜伦同骚塞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革命浪漫主义与反动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英国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的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所以，拜伦在嘲讽骚塞时着重指出：

而他的病情才真是病入膏肓，
无可救药，断然是诗歌上的自杀身亡。

所谓诗歌上的自杀，根本上乃是政治上的自杀。湖畔派诗人早年也向往于法国大革命，但一到法国革命深入——雅各宾专政，便惊惶失措，畏惧革命，因而变节求荣，卖身投靠，在欧洲反动黑暗年代里，代表了反动贵族的利益，成为“神圣同盟”的帮凶。

在拜伦的笔下，这位桂冠诗人骚塞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圣彼得)于是把钥匙高举，
听诗人念到第五行便将他击落，
如飞顿驾太阳车遭雷殛，他直坠湖心。

拜伦这首诗的背景设在天国的门前，他不但给予下界帝王及其帮凶以辛辣无情的嘲讽，而且尖锐地讽刺了神圣的天国。在当时，教会是打着“基督教博爱”的旗帜的“神圣同盟”的直接帮凶。反动浪漫主义诗人歌颂教会，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则对教会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拜伦在诗里第十三节中引用英国国歌里的一句：“愿上帝保佑吾王！”在拜伦看来，这个上帝只拯救同类，天使都是些“保皇党员”。岂但这样！人间帝王愈反动便愈能得到天国的宠眷。你看，法国大革命中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王路易十六进入了天堂，成为头上有灵光的圣徒。因此，拜伦给宗教下了一个一针见血的结论：

这似乎已成天上的习俗：把人间
一切英明的措施都加以推翻。

《审判的幻景》一诗的风格是诙谐中有庄严。诗的基调是阿里斯多芬政治喜剧般的谐谑，如第九十节桂冠诗人骚塞出场：

就开始咳嗽，清喉咙，哼哼哈哈，
把嗓门拉高到那种可怕的音调：

诗人们声浪所及的不幸的听者
无不遭殃，当韵律如潮水涌到；

但其中有些场面又具有弥尔顿史诗般的壮丽，如第二十四节撒但上场：

他扑击着双翼，有如雷霆万钧
笼罩着覆舟累累的荒凉的海滨；
眉宇间有大海的风暴浪涛翻滚；
凶猛、难测的思虑把永恒的憎恨
深深地镌刻在他的不朽的面庞上，
他一顾一盼，就有幽冥弥漫穹苍。

德国大诗人歌德在读到这些场面时说道：“拜伦已超越了自己。”

邱从乙

一个但尼尔来审判了！是呀，是但尼尔！
犹太人，我谢谢你教给我这几个字眼。

(《威尼斯商人》IV.i.218,336)

序

常言说得好，“一愚百愚”，在诗歌中也有所评述——

天使不敢驻足处，傻瓜闯进来。

——蒲伯①

假如骚塞先生不曾闯进他无权过问的地方，他以前从未到过，以后也永不会再到的地方，我是不会动笔去写下面这一诗篇的。我这篇诗看来不至于比他有所逊色，这是考虑到不管哪一种愚蠢，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决不可能比他更糟。《瓦特·台勒》的作者的那篇诗，其毫无顾忌的献媚求宠，其麻木不仁的寡廉鲜耻，其变节求荣的无可容忍，其衰